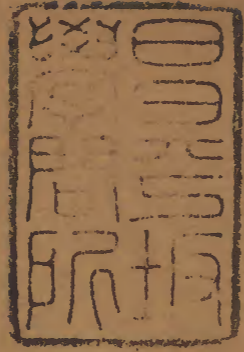


張南軒文集

六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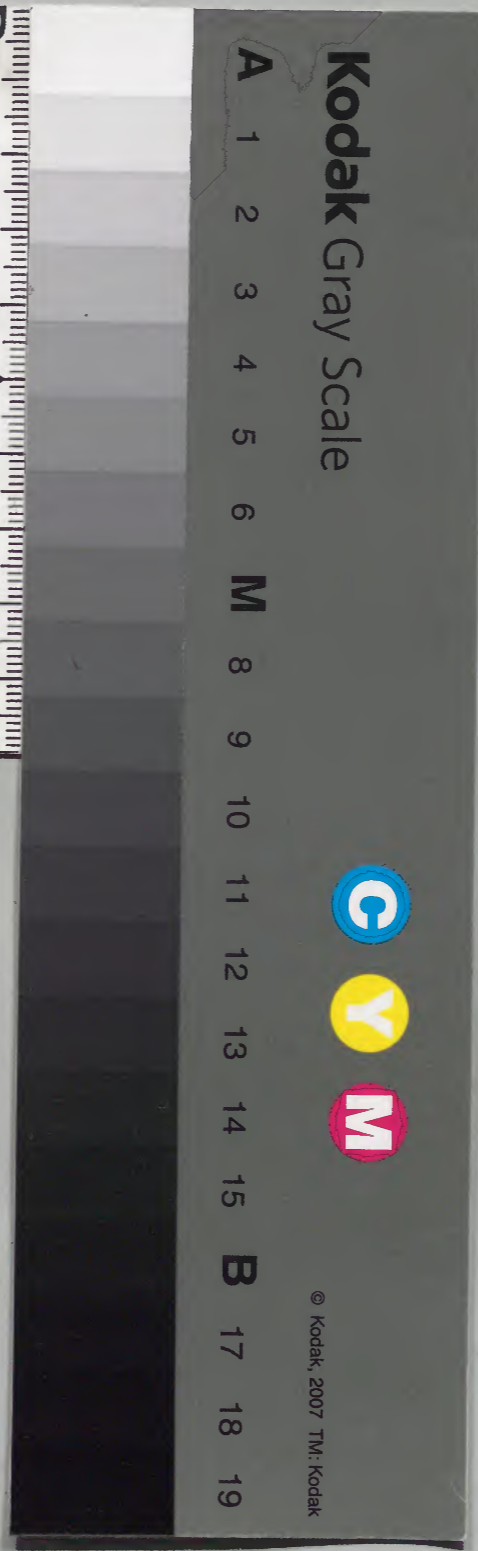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九四三九	號
一〇九	函
三四二	冊

內閣文庫	
九四三九	號
一〇九	冊
三四二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96)
函號	299 47

理學全集



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六

淺草文庫

儀封後學張伯行重訂

題跋

題李光論馮澥劄子

臣伏見臣僚上言推尊王安石為名世之學乞榜朝堂欲
使領勸海內流播天下鼓惑眾心事係安危義難循默臣

已具論列繳奏外臣訪聞為此說者乃諫議大夫馮澥
誠腐儒不達世務浸淫王氏之說深入骨髓平居議論以
安石為孔孟之流元符末上書獨入正等力詆鄒浩以為
哲廟逐臣不當復用懷姦造謗老而無識止緣崇寧曾有

引南車集 卷之六
遑都棄地之謀爲蔡京所逐因得虛名考其素節無可稱
道究其學問誠爲頗邪臣觀王安石在熙寧元豐閒神宗
皇帝大有爲之日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司馬光爭論神
考之前因邇英閣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光曰參不變何法
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神宗曰
漢帝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
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
章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
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是言之祖宗之法不可改也獨安
石專任已能排却衆論當時大臣如韓琦富弼諫官御史

如范鎮呂誨范純仁之流信所謂名世大賢蓋遭斥逐或
仕以去而任用呂惠卿舒亶李定皆一時傾邪小人不畏
天下之公論不恤百姓之愁苦不顧宗社之安危馴至蔡
京蔡卞合爲死黨操述作之說禁錮天下忠賢掃除祖宗
法度五十年閒言路有防川之蔽海內多敢怒之民愁痛
無聊至此極矣伏自陛下卽位以來破拘攣之說掃未習
之蔽躬履素朴持循典故發政施仁無一不合人心當天
意者士大夫思稅駕之地百姓望息肩之期王氏之學尚
復忍聞之乎澣職在論思獻納之地不能以道義裨贊聖
聰返以安石爲大賢托中道以濟其偏說假公論以遂其

私情懷姦不忠熒惑主聽伏望陛下察其回邪洞照讒慝
特賜睿斷罷解諫職斥使居外儻臣所論未合聖慮臣亦
不敢復冒言路亦乞重行黜責以爲妄言之戒冒犯天威
臣不勝惶懼激切之至取進止六月日朝奉郎守侍御史
臣李光劄子

通書後跋

濂溪周先生通書友人朱熹元晦以太極圖列於篇首而
題之曰太極通書某刻於嚴陵學宮以示多士嗟乎自聖
學不明語道者不覩夫大全卑則割裂而無統高則汗漫
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說不參乎事物之際而經世之務僅

出乎私意小智之爲豈不可歎哉惟先生生乎千有餘載
之後超然獨得夫大易之傳所謂太極圖乃其綱領也推
明動靜之一源以見生化之不窮天命流行之體無乎不
在文理密察本末該貫非闡微極幽莫能識其指歸也然
而學者若之何而可以進於是哉亦曰敬而已矣誠能起
居食息主一而不舍則其德性之知必有卓然不可掩於
體察之際者而後先生之蘊可得而窮太極可得而識矣
乾道庚寅閏月謹題

跋遺書

二先生遺書近歲旣刊於建寧又刊於曲江於嚴陵今又

刊於長沙長沙最後刊故是本爲尤密始先生緒言傳於
世學者每恨不克睹其備私相傳寫人自爲本及是書之
出哀輯之精亦庶幾盡矣此誠學者之至幸然而傳之之
廣得之之易則又懼夫有玩習之患或以備聞見或以資
談論或以助文辭或以立標榜則亦反趨於薄失先生所
以望於後人之意爲逾甚矣學者得是書要當以篤信爲
本謂聖賢之道由是可以學而至味而求之存而體之涵
泳敦篤斯須勿舍以終其身而後已是則先生所望於後
人之意也敢敬書之附於卷之末

跋西銘

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懼
夫私勝之流也故推明其理之一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
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
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蔽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
須也學者存此意涵泳體察求仁之要也辛卯孟秋寓姑
蘇書以示學生潘友端

跋三家昏喪祭禮

右文正司馬公橫渠張先生伊川程先生昏喪祭禮合爲
五卷竊惟道莫重乎人倫教莫先乎禮禮行則彝倫叙而
人道立先王本天理因人心而爲之節文其大體固根乎

性命之際而至於毫釐曲折之閒莫不各有精義存焉當是時人由於其中涵泳服習淳龐敦固蓋有不期而然者自先王之制日以缺壞情文之不稱本末之失序節乖而目疎甚至於雜以異端之說淪胥漸滅風俗之所以不厚人才之所以不振職是故歟夫冠昏喪祭三者而論之冠禮之廢久矣未能遽復也今姑卽昏喪祭三者而論之幸而有如三公之說其可不盡心乎三公之所定雖有異同然至其推本先王之意罷黜異端之說是則未嘗不同也司馬氏蓋已著書若橫渠伊川二先生雖嘗草定而未具然所與門人講論反復其所發明深矣抑嘗謂禮之興

廢學士大夫之責也有能卽是書探攷而深思深思而力行宗族相觀朋友相輔安知風俗之美不由是而作興乎妄意可助聖時善俗之一端於是刻於桂林郡之學宮云淳熙三年六月甲戌朔旦

跋符君記上蔡語錄

符君生於遠方及游京師乃能從上蔡謝先生問學得先生一語隨卽記錄今傳於家者九十有七章若符君者亦可謂有志於學矣予謂當表而出之以爲遠方學者楷模故附志於兵部侍郎胡公銘詩之後使來者當有攷焉

跋希顏錄

某已卯之歲嘗哀集顏子言行爲希顏錄上下篇今十有四年矣回視舊編去取倫次多所未善而往往爲朋友所傳寫於是復加考究定著爲一卷又附錄一卷蓋顏子之事獨載於論語易中庸孟子之書其閒顏子之所自言與夫見於問答者抑鮮矣特聖人之所稱及曾子孟子之所推述者其詳蓋可以究知也自孟子之後儒者亦知所尊仰矣而識其然者則或寡焉逮夫本朝濂溪周先生橫渠張先生出始能明其心而二程先生則又盡發其大全於是孔子之所以授於顏子顏子之所以學乎孔子與學者之所當從事乎顏子者深切著明而無隱於來世者矣故

今所錄本諸論語易中庸孟子所載而參之以二程先生之論以及於濂溪橫渠與夫二先生門人高弟之說列爲一卷又采家語所載顏子之言有近是者與夫楊子雲法言之可取者并史之所紀者存之於後蓋亦曰學者之所當知而已旣已繕寫則撫而歎曰嗟乎顏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弟莫得而班焉及考魯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有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而已自學者觀之疑若近而易識然而顏子之所以爲善學聖人者實在乎此則聖門之學其大畧亦可見矣非實用其力而後知其難知其難而後

有可進之地也然則後之學者貪高慕遠不循其本者終何所得乎故予願與同志之士以顏子爲準的致知力行趨實務本不忽於卑近不遺於細微持以縝密而養以悠久庶乎有以自進於聖人之門墻是錄之所爲作也乾道九年八月九日謹書

題周奭所編鬼神說後

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往而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祠饗於廟曰鬼就人物而言之聚而生爲神散而死爲鬼又就一身而言之魂氣爲神體魄爲鬼凡六經所稱蓋

不越是數端然一言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迹而語其德則誠而已昔者李路蓋嘗問事鬼神之說矣夫子之所以告之者將使之致知力行而自得之故示其理而不詳語也至於後世異說熾行譸張爲幻莫可致詰流俗眩於怪誕怵於恐懼胥靡而從之聖學不明雖襲儒衣冠號爲英才敏識亦往往習熟崇尚而不以爲異至於其說之窮則曰焉知天地閒無有是事委諸茫昧而已耳信夫事之妄而不察夫理之真於是鬼神之說淪於空虛而所爲交於幽明者皆失其理禮壞而樂廢人心不正浮僞日滋其閒所謂因其說而爲善者亦共非私利之流亂德害教孰此爲

甚故本朝河南二程子橫渠張子與學者反復講論而不
置夫豈好辯哉蓋有所不得已也若夫程子發明感通之
妙張子推極聚散之蘊所以示來世深矣學者誠能致知
以窮其理則不爲衆說所咻克己以去其私則不爲血氣
所動於其有無是非之故毫分縷析了然於中各有攸當
而不亂然後昔人事鬼神之精意可得而求德可立而經
可正也不然辯之不明守之不固眩於外而怵於內一理
之蔽則爲一事之礙一念之差則爲一物之誘聞見雖多
亦鮮不爲異說所溺矣湘鄉周奭考鬼神之說凡夫子之
所嘗言見於易禮傳魯論者悉集之又取近世程子張子
之書上及於濂溪周子下及於兩家門人凡語涉於此者
合爲一編以與朋友講求其故某嘉其志因書於後

西漢蒙求跋

柳宗直輯西漢文類其兄司馬序其首有曰搜討磔裂櫛
撫融結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世謂宗直是書固足以傳遠
抑有賴於司馬之文有以發之也東平侯彥明取班史故
事及雅訓語協而比之他日過予求爲之序予謂侯君爲
是書亦勤矣予烏能發之君家彥周任其責可也雖然有
求於予固將以求益也試言讀史之法可乎讀史之法要
當考其興壞治亂之故與夫一時人才立朝行己之得失

必有權度則不差也欲權度之在我其惟求之六經乎盍
進於斯而以餘事誦其言語文字之工莞然一笑可乎因
書於後

跋溫公黼座銘藁

壅蔽者天下之大患也古之明王所以致治者亦去此而
已矣其道莫先於虛己莫要於任賢虛己則壅蔽消於內
任賢則壅蔽撤於外內外無蔽而下情畢通泰治所繇興
也先正溫國公反復開陳於治亂之際可謂深切讀其遺
藁使人流涕嗟乎公愛君之心萬世不可泯也

題司馬文正公薦士編

右司馬文正公薦士編起至和之元盡熙寧十年凡百有
六奏其間多公所親錄而其外題曰舉賢才亦公隸筆也
某來宜春公之元孫邁出以相示翻閱終日起敬起慕惟
公薦士報國惻怛篤至之心後世觀此編者亦可以想見
萬一矣

題文正公條畫泂邊弓箭手藁後

右文正公條畫約束泂邊弓箭手事蓋公在并州佐龐穎
公時所具藁也其察微慮遠固本防患之意具備觀諸此
非獨可以窺公制事之權度抑可得爲國御邊之良法矣
跋濂溪先生帖

石濂溪周先生二帖某來桂林邇先生之鄉因鄉之士何士先來訪屬以攷尋先生舊蹟已而胡良輔持此二帖及家譜石刻來良輔實先生姻族也按石刻先生皇考諱輔成任賀州桂嶺縣令累贈諫議大夫葬道州營道縣榮樂鄉鍾樂里又載濂溪隱居在石塘橋西先生之兄諱礪其子仲章卽第二帖所寄者是也濂溪在其鄉古有是名先生晚築廬山下有溪焉因亦以名之蓋示樂其所自生不忘其本之意良輔云鄉之父老相傳能道先生此意也某不佞竊誦習先生之言行蚤歲獲拜遺像今又得心書而藏之慕仰涵泳不勝拳拳敬書於左方

跋上蔡先生所述衡州秦府君志銘

右上蔡先生所述衡州秦府君志銘先生克己之嚴徙義之勇任道之勁讀斯文者亦可以想其餘風於辭氣閒矣先生之於言無所苟也則府君之行事足以取信於來今不疑矣府君之出劉拯景仁以此刻相示蓋澗上陳公之書字畫森嚴實歐陽率更書溫公碑法是亦可寶云

跋呂東萊與許吏部詩

許吏部以直道不容於時宰而其典州持使者節所至愷愷然推其學道愛人之心惟恐不及東萊寄詩蓋公護漕廣石時也豈不在行路自遠霜露濕百川貫河來砥柱乃

中立誦詠斯言尚可想味公平生也

跋字文中允傳

故曲水令字文中允吾鄉之前輩先生也熙寧間伊川先生之尊父大中公守漢州以禮致公典郡之學今兩書具載伊川集中謂公不以榮利屈志道義爲鄉里重非特今人之難古人所難則其人不問可知矣又况司馬文正公與范文忠公相與稱道紀述皆足以垂信於方來哉元祐修裕陵實錄時嘗爲公立傳頗采文正所稱著於篇末至紹聖章惇蔡卞得志改易舊史乃謂公於法不當立傳元祐諸人獨以司馬丞相故私公小人不知春秋賢而得書

之義顧反用私意誣公論類如此紹興初天子命大臣更正史事盡黜姦臣之說於是公復得立傳是非久而自定此天也今吾邑綿竹附郭之南有所謂止止亭者公所歸隱之地也清泉老木固亦無恙而公之風烈後生知所師慕者鮮矣嗟夫君子之仕本以行道也非欲貴求富也昔之人道不得行則不敢以居其官若公豈忘世而素隱者哉身爲縣令以字民爲職而扼於勢不得其職引而去之義當然耳觀公之去猶以胷中所欲言者爲書獻之天子則公之心非忘世而素隱抑可見矣古之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使公而得時與位則其於古人臣之事

外車集 卷之六
正言堂
豈不可望庶幾能之邪世衰道微仕者狃於習俗憧憧然以欲貴求富爲心而君臣之義益以不明如公之風烈要當表而出之庶幾來者有所感動興起夫豈小補邪其家將刻元祐紹興所立兩傳併以諸公之文附列於後求某爲書念不敢辭而不知其爲僭越也

跋陳分寧傳

爲吏者受天子之士與民不幸遭變故守死其職亦理之所當然也然方世之衰彝倫蕩覆節義頽廢於是而有能持立其間不爲之變者其可貴豈特景星鳳凰比哉表而出之以風厲臣子實爲國家之先務也建炎中邊騎所蹂

踐及江右牧守之臣望風逃避甚至率民迎拜者相屬也獨分寧宰陳公以區區一邑抗義不屈卒全其境使一時不至有秦無人之歎其有補於世教抑多矣淳熙四年公之子義守靖州以始末傳記文字寄桂林某讀之慨然謹附志於左

跋鄭威愍事

鄭威愍公守同州城陷死之可謂得其死矣讀公書辭胸中所處蓋已素定嗟夫義之所在君子蹈之如饑之必食渴之必飲不可改也若一毫私意亂之則顧藉牽滯而卒失其正矣然則觀公之爲豈不凜然可貴哉先公使川陝

張氏車集 卷之六
時得公死時事爲詳某侍旁蓋敬聞之矣乾道己丑公之
孫忱得復以始末見示輒歎息而書之

跋范文正公帖

先公舊藏文正范公與朱校理手帖墨刻一卷某以示汶
上劉君子駒一見咨歎不忍去手卽摹本寘之篋笥且屬
某志其後某竊惟文正公平生事業光明偉特如此及觀
此帖味其辭意而有以知公處事之周密玩其書畫而有
以見公日用之謹嚴此豈非其事業淵源所自耶晚生何
足以形容萬一然嘗反復於此而復有感焉公蓋生二歲
而孤隨其母育於長山朱氏旣第始歸姓范氏今所與書

者卽其朱姓時從子行也公雖以義還本宗而待朱氏備
極恩意旣貴則用南郊恩贈朱氏父以及其諸子之喪皆
爲之收葬歲時奉祀則別爲饗朱氏以公廕爲官者三人
此載在遺事世所知也詳觀是帖其親愛惇篤之意發於
自然蓋與待其本族何異其於天理人情可謂得其厚矣
只此一事表而出之聞其風者蓋可使鄙夫寬薄夫敦也
誠盛德哉淳熙元年六月旣望張某謹題

跋范文正公帖

文正范公德業之盛借使字畫不工猶當寶藏况清勁有
法度如此哉至於溫然仁義之言使人誦歎之不足也

跋范文正公帖

右文正范公帖某得之文定胡公之家以刻於桂林郡齋某聞君子言有教動有法某於文正公見之矣觀此雖一時書帖之閒亦足以扶世教垂後法非德盛者其能然乎故敬志之以詔來世

跋吳晦叔所藏伊川先生上蔡龜山帖

乾道癸巳歲八月之七日某伏閱是軸喟然而歎曰嗟乎學者不克躬見先生之儀型既朝夕誦味其遺言以求其志攷其行事以究其用又幸而得其字畫而藏之蓋將以想慕其誠敬之所存而亡有極也豈與尋常緘藏書帖者比哉夫聞其風猶使人若是况於如上蔡龜山親炙之而稱高弟者乎併與二公之書而寶焉抑可見師友淵源之盛矣

跋王介甫帖

後一帖大理少卿許遵守京口時王丞相與之書遵刻之石始遵在登州論阿云獄事丞相爲從臣力主之自後殺人至十惡亦許案問自首減死長惡惠姦甚逆天理今此帖乃謂遵壽考康寧子孫蕃衍由其議法求所以生之之故蓋丞相眩於釋氏報應之說故以長惡惠姦爲陰德議國法而懷私利有所爲則望其報其心術之所安蓋莫掩

於此予故表而出之

跋王介甫帖

金陵王丞相書初若不經意細觀其間乃有晉宋閒人用筆佳處但與人書帖例多怱怱草草此數紙及予所藏者皆然丞相平生何有許忙迫時邪

跋王介甫帖

予喜藏金陵王丞相字畫辛卯歲過雪川有持此軸來售而得之丞相於天下事多鑿以己意顧於字畫獨能行其所無事如此此又其晚年所書尤覺精到予所藏他帖皆不及也

跋東坡帖

坡公與銀臺舍人帖殆是行新法時勸其因入對盡所欲言且曰人臣事君惟有竭盡庶幾萬一恐未當以前例爲戒讀斯言凜凜有生氣士大夫希世求合者固不足問苟雖有言而懷不自盡皆徇情惜己非爲臣之義也讀斯言亦可以興起矣

跋東坡帖

坡公結字穩密姿態橫生一字落紙固可藏玩而况平生大節如此哉竊嘗觀公議論不合於熙豐固宜至元祐初諸老在朝羣賢彙征及論役法與己意小異亦未嘗一語

別南軒集 卷之六
苟同可見公之心惟義之比初無適莫也方貶黃州無一
毫挫折意此在他人已爲難能然年尚壯也至於投老炎
荒剛毅凜凜畧不少衰此豈可及哉范太史家藏公舊帖
其閒雖有壯老之不同然忠義之氣未嘗不蔚然見於筆
墨閒也真可畏可仰哉

跋蔡端明帖

蔡端明書如禮法之士盛服齋居不敢少有舒肆之意見
者自是起敬

跋司馬忠潔公帖

右司馬忠潔公帖惟公仗節仗義不辱其先某頃在儀曹

嘗上公節惠應諡法今獲見翰墨慨然想其平生所謂臨
風涕零之語其憂傷之意夫豈私於身哉

跋張侍郎帖

右侍郎張公政和閒與成正賈公手帖所論陝西鐵錢事
使人歎息蓋自熙豐用事大臣更變法度其後祖述之者
益以近利爲急一時觀望蠶起毛舉至於無法之不變而
無法之不壞陝西錢事亦其一也小人大抵喜更作務生
事其意欲乘時射利而已寧爲國家生民計耶是以歎息

跋陳了翁帖

了翁忠義剛大之氣高出一世及觀此帖處事精密不忽

張南軒集 卷之六
於細微蓋知前輩工夫非苟然也淳熙乙未歲未盡三日
賀州別駕李宗甫見寄

跋了翁責沈

責沈者贈諫議大夫忠肅陳公之所作也公壯歲未聞前
輩先覺之名迄終身以爲歉至引葉公之事自責葉公實
沈諸梁故名其文曰責沈龜山楊先生嘗爲之跋旣足以
發明公之盛德矣反復而讀之又以見公進學之心尤嚴
於旣老之際徙義之勇不忽於卑者之言其虛中克己皆
可以爲後世師法建康留守劉公得真蹟而刻之以墨本
來寄某謂斯文之傳誠有補於世教獨恐遠方之士艱於

得見乃復刻於桂林學宮云劉公名珙淳熙四年六月戊
子廣漢張某謹志

跋李泰發帖

李公以八十之年流落鯨波萬里之外而翰墨辭氣凜凜
如此誠一時偉人也某雖不及識公展玩此軸亦足想見
其平生耳

跋了翁與丞相隴西公書

丞相隴西公宣和元年六月論都城水事自左史謫官沙
縣此諫議陳公所寄書也丞相精忠大節森然如星斗之
在天而事業實權輿於此諫議於丞相爲丈人行今觀書

辭所以相與蓋甚篤至前輩憂時之念深故於人才拳拳如此斂衽三復敬歎何窮惟是某嘗竊怪諫議平生於君父大義跬步不舍其與異教淪棄三綱者不翅霄壤之異矣顧乃區區樂講於其說獨何歟恨生晚不及親見公質所疑也

書相公親翰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

跋尚憲帖

尚公之所以告其知己者可謂切矣受人之知者不當爾

邪公之沒也久矣讀其書辭猶覺生意凜然義理之不可泯也

跋孫忠愍帖

孫公此數帖其處死蓋已素定事豫則立豈不信乎自熙寧相臣以釋老之似亂孔孟之真其說流遁蠹壞士心波蕩風靡中閒變故伏節死義之臣鮮聞焉論篤者知其有所自來也觀公訓敕諸子從事經史大抵以實用爲貴以涉虛爲戒其不受變於俗學可知卒有以自立宜也鄂州史君千里寓書敬題卷末

跋尹和靖遺墨

和靖先生所居之齋多以片紙書格言至論寘於窓壁間
今往往藏於其家如此所刻是也反復玩繹遐想其感發
之趣深存體之工至而淡洽之味爲無窮也嗟乎學者於
此亦可得師矣

書贈吳教授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道之成則誠而天矣然則
君子之學始終乎敬者也人之有是心也其知素具也意
亂而欲汨之紛擾臬兀不得須臾以寧而正理益以蔽塞
萬事失其統矣於此有道焉其惟敬而已乎伊川先生曰
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夫所謂一者豈有可玩而

執者哉無適乃一也蓋不越乎此而已嘗試於平居暇日
深體其所謂無適者則庶乎可識於言意之表矣故儼若
思雖非敬之道而於此時可以體敬焉卽是而存之由是
以察之則事事物物不得遁焉涵泳不舍思慮將日以清
明而其知不蔽矣知不蔽則敬之意味無窮而功用日新
矣天地之心其在茲與學者舍是而求入聖賢之門難矣
哉至於所進有淺深則存乎其人用力敏勇與緩急之不
同耳吾友臨川吳仲權志於古道將以敬名其所居之齋
而日勉焉於其行也書此以贈之蓋朋友相與警勸之義
也

題長沙開福寺

長沙開福蘭若故為馬氏避暑之地所謂會春園者今荒
郊中時得埽甃皆為鸞鳳之形而奇石林立二百年來供
城中官府及人家亭館之玩何可數計而蔽於榛莽卧於
泥池者尚多有之當時不知載致何所用民之力又何可
量哉馬氏父子乘時盜據一方竭澤聚斂以自封而又以
資其侈靡之用旋踵而衰兄弟相讎敵魚肉惟恐不及亦
其理與勢宜然今湘岸有淫祠江中有誓洲及其交兵詛
誓之所小家自為蠻觸祇足以發千載之一映寺之西校
楔亭下臨湖光舉目平遠自為此邦登覽勝處不足用馬

氏為汙也

張南軒文集卷之六終

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七

儀封後學張伯行重訂

銘

困乎齋銘

趙郡李東老結茅於江南榜之曰困乎求予爲銘予聞東老之居植竹千本溪流其閒地偏而趣幽子將以是爲困乎東老蚤從名士遊詩法甚高方其得意不復知有塵世事子將以是爲困乎以予觀之殆不然也

嗚呼困乎性命之微言之實難孰探其源匪言之艱天高地下而人其心在躬者神統乎高深其端伊邇曷睨以視

當落其華而究斯理嗚呼信其爲困乎也已

良齋銘

良齋建安魏元履燕居之室也在易艮爲止止其所也予嘗考大學始終之序以知止爲始得其所止爲終而知止則有道矣易與大學其義一也敬爲之銘

物之感人其端無窮人爲物誘欲動乎中不能反躬殆滅天理聖貽厥猷在知所止天心粹然道義俱全是曰至善萬化之源人所固有曷自違之求之有道夫何遠而四端之著我則察之豈惟思慮躬以達之工深力到大體可明匪由外鑠如春發生知其至矣必由其知造次克念戰兢

自持事物雖衆各循其則其則匪它吾性之德動靜以時光明篤實良止之妙於斯爲得任重道遠時不我留嗟我同志勉哉勿休繫我小子懼弗克立咨爾同志以起以掖

敬齋銘

乾道四年建安劉公自樞庭出鎮豫章闢室於聽事之側朝夕燕處扁曰敬齋廣漢張某聞而歎曰公之志遠矣夫敬者宅心之要而聖學之淵源也敢爲之銘以廣公意銘曰

天生斯人良心則存聖愚曷異敬肆是分事有萬變統乎心君一類其綱泯焉絲棼自昔先民脩己以敬克持其心

張南軒集 卷之十
順保常性敬匪有加惟主乎是履薄臨深不昧厥理事至
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動靜不違體用無忒
惟敬之功協乎天德嗟爾君子敬之敬之用力之久其惟
自知勿憚其艱而或怠遑亦勿迫切而以不常毋忽事物
必精吾思察其所發以會於微忿慾之萌則杜其源有過
斯改見義則遷是則天命不過於躬魚躍鳶飛仁在其中
於焉有得學則不窮知至而至知終而終嗟爾君子勉哉
敬止成己成物匪曰二致任重道遠其端伊邇毫釐有差
繆則千里惟建安公自力古義我作銘詩以諭同志

敦復齋銘

復卦之義以初爻爲重於畫爲陽於義爲善於人蓋君子
之道也二比於初故爲休復四應於初故爲獨復而三之
頻復而厲則以其非比非應開其遷善而危其屢失也上
之迷復而凶則以其處極而最遠往而不返也觀諸此則
可見以初爻爲重矣然則五之敦復奈何五體順而居中
以中自考者也故爲敦篤於復夫能敦篤於復宜曰吉曰
亨矣而獨曰無悔奈何无悔者戒辭也以其柔而遠於陽
故爲之戒辭謂如是乃无悔也南徐陳希顏舊名其齋曰
敦復歲壬辰與予相遇於長沙屬予銘予知希顏有取於
儆戒之意也爲之銘曰

惟聖作易研幾極深惟卦有復於昭天心六爻之義各隨
所乘其在於五敦復是明其敦如何篤志允蹈順保其中
而以自致我觀爻義厥有戒辭君子體之敬戒是資人欲
易萌天理雖存毫釐之閒消長所分凡百君子奈何不敬
祇於夙宵以若天命惟積惟久匪俟手外敢曰无悔庶幾
寡悔

恕齋銘

潭州右司理之治海陵周俊卿請予名其齋予名之以恕
爲之詞曰

刑成不變君子盡心明動麗止象著羲經所存曷先其恕
之云自盡於已以察其情意有所先則弗敢成見雖云獨
亦靡敢輕幽隱之枉是達是申毫釐之疑是析是明俾爾
寡弱無有或困於爾強慝靡誅靡遁及得其情又以勿喜
古人於此恕有餘地我名於齋意實在茲嗟嗟來者尚克
念之

蒙齋銘

番陽余端蒙請予銘蒙齋至於再三予未有以言也它日
因有感於果行育德之義乃爲之辭曰

乾坤既畫八卦是生八卦相乘萬象以明下坎上艮其卦
曰蒙其蒙伊何源泉在中泉之始萌其行未達雖則未達

而理孰遏君子體之於以果行黽勉躬行動畏天命泉之
始萌其勢則止止乃日澄源源曷已君子體之於以育德
篤敬不渝靜保天則惟養於中大本攸立惟敏於外達道
攸飭內外交修相須以成久而有常則能日新我銘蒙齋
敢越斯義惟言之難實以自厲凡百君子有觀於斯毋忽
乎近尚其懋之

虛舟齋銘

詹體仁闢齋於便坐屬予名以其虛且長也則題之曰虛
舟他日體仁謂予曰漆園之說遁而離吾無取焉耳在易
之中孚利涉大川乘木舟虛將於是焉體之予歎其善思
也則又爲之銘
心本虛理則實應事物無轍迹來不迎去不留彼萬變我
曰休行斯通險可濟孚豚魚貫天地曷臻茲在克己去其
窒斯虛矣

主一齋銘

成都范文叔以主一名齋予嘉其志爲銘以勉之
人之心一何危紛百慮走千岐惟君子克自持正衣冠攝
威儀澹以整儼若思主於一復何之事物來當其幾應以
專匪可移理在我寧彼隨積之久昭厥微靜不偏動靡違
嗟勉哉自邇卑惟勿替日在茲

南劍州尤溪縣學傳心閣銘

乾道九年知南劍州尤溪縣事石敦旣新其縣之學復建閣于學之東北買書五十卷藏之其上而命工人繪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之像寘於其中使學者得以朝夕瞻仰焉新安朱熹爲之名曰傳心之閣而敦又以書請銘于廣漢張某某竊惟念自孟子沒聖學失傳歷世久遠其間儒者非不知尊孔孟而誦六經至考其所得則不越於詰訓文義之閒而已於聖人之心所以本諸天地而措諸天下與來世者蓋鮮克涉其藩而况睹其大全者哉惟三先生生乎千載之後乃能攷諸遺經而得其不傳之妙以相授受然後六經之言羣聖之心全體大用晦而復明如日之中萬目皆覩嗚呼盛矣某愚不敏夙嚮往焉敢以建閣之意命名之說洗心拜手叙而銘之銘曰

惟民之生厥有彝性情動物遷以隳厥命惟聖有作體乎天心修道立教以覺來今孰謂道遠始卒具陳俾爾由學而聖可成鄒魯云邈章句有師一經皓首語道則迷惟子周子崛起千載孰探其源以識其大立象盡意闡幽明微聖學有傳不曰在茲惟二程子實嗣其徽旣自得之又光大之有渾其全則無不總有析其精則無不中曰體曰用著察不遺曰隱曰顯莫問其幾於皇聖心如日有融於赫

心傳來者所宗有屹斯閣尤溪之濱翼翼三子繪事孔明
儼然其秋温然其春揭名傳心詔爾後人咨爾後人來拜
於前起敬起慕未思其傳於味其言於考其爲體於爾躬
以會其歸爾之體矣循其至而爾之至矣道豈異而傳心
之名千古不渝咨爾後人無替厥初

顧齋銘

廣漢張某名華陽宇文紹節之齋曰顧且爲之銘
人之立身言行爲大惟言易出惟行易怠伊昔君子聿思
其艱嚴其樞機立是防閑於其有言則顧厥爲毫釐之浮
則爲自欺克謹於出內而不外確乎其言惟實是對於其
操行則顧厥言須臾弗踐則爲已愆履薄臨深戰兢自持
確乎其行惟實是依表裏交正動靜迭資若唱而和若影
而隨伊昔君子胡不慥慥勉哉勿渝是敬是保

讀書樓銘

醴陵丁思明發請於某曰家有小樓爲羣從講習之所敬
求某以讀書名之而因銘以告
洪惟元聖研幾極深出言爲經以達天心天心煌煌聖謨
洋洋有赫其傳惠我無疆嗟我學子生乎千載孰謂聖遠
遺經猶在孰不讀書而昧厥旨章句是鑿文采是事矧其
所懷惟以祿利茫乎四馳其曷予暨嗟我學者當知讀書

張子銘集 卷之七
匪有所爲惟求厥初厥初惟何爾所固然因書而發爾知
則全維誦維歌維究維復維以泳游勿肆勿枯維平乃心
以會其理切於乃躬以察以體積功旣深有燁其明迥然
意表大體斯呈聖豈予欺實發予機俾予自知以求於爲
若火始然若泉始達推之自茲進孰予遏若登泰山益高
益崇維理無形維經無窮嗟哉學子盍敬念茲以是讀書
則或庶幾

蔡軒石銘

張子銘蔡軒之石於以出入觀省焉

正爾衣冠母情爾容謹爾視聽母越爾躬爾之話言式循
爾衷爾之起居式蹈爾庸敬爾所動母窒其通貞爾所存
母失其宗外之云肅攸保於中中之克固外斯率從天命
可畏戒懼難終勒銘於石用儆爾慵

筆囊銘

司馬文正公貯筆黃囊及紅管筆一枝今藏太史范氏文
正親題其上實治平中賜物淳熙六年敬銘
厚陵之賜文正之澤傳之方來見者改色筆端吐辭穀粟
萬世豈惟改色公心是繼在昔魏公世保其笏謹哉斯藏
惟德其物

周奩硯璞銘

靡飾於外含章在中以時發舒翰墨之功君子觀象于以蓄德韜其光芒惟貞靡忒

箴

主一箴

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嗟乎求仁之方孰要乎此因爲箴書於座右且以誌同志人稟天性其生也直克順厥彝則靡有忒事物之感紛綸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有要持敬勿失驗厥操捨乃知出入曷爲其敬妙在主一曷爲其一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靡它及涵泳於中匪忘匪亟斯須造次是保是積

既久而精乃會於極勉哉勿倦聖賢可則

四益箴

先君晚歲嘗大書四言以詔杓弟曰無益之言勿聽無益之事勿爲無益之文勿觀無益之友勿親杓受而藏之惟謹先君既沒之九年則以請於某曰伏自惟念大懼無以承先君之意既以四益名堂願兄追述其義將列之坐右朝夕儆戒以庶幾乎萬一某奉書而泣退而爲箴以告之若古有訓聽德惟聰聞過以改聞善以從匪是之聞則爲無益諛言溺心姦言敗德嗟哉勿忘敬共朝夕卓爾有定聽斯不惑朝夕之間何莫非事事所當事是爲君子惟欲

之動則亂於爲營營何益擾擾孰知止之有道當收放心
易喻其工履薄臨深異說害道我則弗邇浮文妨實我則
弗貴而况末俗訛論俚辭當絕於前勿亂於思潛心聖賢
博攷載籍聞見之多於以蓄德大倫惟五友居其一我觀
昔人敬戒無斁以狎而比以順而同德惟日喪友亦曷終
必端爾心忠信是親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贊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畫像贊

惟忠武侯識其大者仗義履正卓然不舍方卧南陽若將
終身三顧而起時哉屈伸難平者事不昧者幾大綱既得

萬目乃隨我奉天討不震不竦維其一心而以時動噫侯
此心萬世不泯遺像有嚴瞻者起敬

濂溪先生贊

於惟先生絕學是繼窮原太極示我來世

明道先生贊

於惟先生會其純全天理之揭聖學淵源

伊川先生贊

於惟先生極其精微俾爾立德循循有歸

于湖畫像贊

是于湖君英邁偉特遇事若然如箭破的談笑翰墨如風

引年集 卷之七 十一 正誼堂
無迹惟其胷中無有畛域故所發施橫達四出雖然此固
衆人之所識也今方袖手于湖之上盡心以事其親而益
究其所未及則其所至又孰知其紀極者耶己丑夏廣漢
張某書於湘中館

書伊川先生易傳復卦義贊

天地之心其體則微於動之端斯以見之其端伊何維以
生生羣物是資而以日亨其在於人純是惻隱動匪以斯
則非天命曰義禮智位雖不同揆厥所基脉絡該通苟其
保之日乾夕惕斯須不存生道或息養則無害敬立義集
是爲復亨出入無疾

觀虎丘劍池有言

湛乎淵停其靜養也卓乎壁立其自守也歷四時而無虧
其有常也上汲而不窮其用不膠也其有似於君子之德
乎吾是以徘徊而不能去也

墓表

欽州靈山主簿胡君墓表

惟建州崇安胡氏至文定公而始大其上世皆居里中文
定公宦游荆楚歲久皇考宜義公淵沒葬於荆門紹興初
因徙家衡嶽之下於是二弟實從仲曰安止仕爲朝奉郎
生子實字廣仲是爲君君雖生晚不及親受文定之教而

自幼敏茂氣識異於常兒年甫十五從家塾習辭藝從兄
五峯先生宏察其質之美也從容告之曰文章一小技於
道未爲尊所謂道者人之所以生而聖賢待之所以爲聖
賢也吾家文定之業子知之乎君拱而作曰某不敏固竊
有志乎此願有以詔之先生嘉其志樂以告語君雖素羸
多疾而矻矻自力不肯寘由是所見日以開明先生之沒
君獨念前賢淪落具懼緒業荒墮慨然發憤見於辭色夜
夜訪友惟恐不逮講辯反復以求至當議論貴決白不爲
含糊模稜態其居家雍睦而有制閨門內外無不敬愛之
或諷其所以致此則曰家道之失和平皆由小知自私害

之吾一以公心惻怛居其閒故無事耳始朝奉公沒時幼
子寓僅垂髫君撫育教訓恩意甚力輕財好施意氣豁然
舅之子貧無所依君收養之終身以至族姻之不能自振
者賴君區處調護非一而其好善疾惡亦本於天資親朋
有過盡言不隱雖甚愚窒不忍棄必反復開導至其以非
意相犯則恬不與較平時誦習文定公春秋之說尤患末
俗統系淆亂每舉莒人滅郕之義言意深切其操心主於
忠厚爲學謹於人倫貴實用而恥空言行事之可見者大
抵如此早以門蔭補將仕郎殆將二紀約居恬然不急仕
進近歲始就廣西銓選得欽州靈山縣主簿亦未上也乾

道九年秋因事至湘陰得疾堅病在腰股閒醫者誤以快藥下之則益甚亟歸舊廬以十月庚辰沒於正寢享年三十有八娶黃氏知鄂州抗之女子男二人大同大有皆幼一女才及笄君之沒士之識君者莫不爲德門惜君之賢至其所居鄉里之細民亦曰何善人之不壽也予與君交幾十五年志意相合歲時會遇與夫書尺往來無非以講論切磋爲事則予之惜君又豈常情可比哉嗟夫學者之病固非一端以予觀於近世其大者有二焉貪高慕遠則不能循序而有進負己自是則不能降心以從善是二者抑學者之所甚病也數年以來矚君熟矣蓋務實趨本自

反於界近而虛中求益不私其故常予是以知其所造將不可量也孰謂天之降年止於斯邪學力而未極其成才高而未著於用予之所深痛也予豈不知修短之有命耶是歲十二月癸酉葬於衡山縣雲密峯之東從其先君之兆其友同郡吳翼以狀來求表墓明年乃克爲之淳熙改元九月戊申述

教授魏元履墓表

故台州州學教授魏君元履之喪新安朱君熹旣爲之志以內諸隧而其子孝伯復以書來請表于墓某雖聞元履之風而未及識獨時以書往來相與之意蓋有不待傾蓋

而得者又聞元履將沒若以此屬於予則於孝伯之請反之於心誠有不能已者故不復敢以荒陋辭元履諱揆之舊名挺之後更今名則字子實然以元履行今爲建寧府建陽縣人父大名隱德不耀故禮部侍郎胡公寅嘗志其墓述其世系甚詳元履自幼立志不羣方是時建寧多儒先長者元履始入郡庠事籍溪胡先生憲先生器之已而遍從諸長者游閒又適四方所交一時名卿賢大夫多丈人行故聞見日廣而聲稱亦日著其爲學慨然企慕古先於書無所不講而於歷世治亂興亡得失之故與夫本朝故事之實尤所諳究爲文章長於論議善談說聽者無倦

其居家孝友恂恂謹喪祭重禮法於親卹卹死字孤雖貧極其力而爲之其居鄉遇歲饑則爲粥以食餓者且請於官爲之移粟閭里賴之視鄉人有不葬其親者請富與之期貧與之費賴以掩者亦以千計其有不舉子者則爲文以告戒之細民亦多爲之感動其與人交盡其情然不爲苟合長善救失惟恐不及後進有一長必亟稱而力推之位望尊重者苟有不合己意亦面質不置大抵其爲人於義最隆也方年壯時游江湘閒過衢客郡守章傑之家會故相趙忠簡公之喪歸自海外傑雅以私怨趙公且希秦檜意逮治其家人勢烈如火元履獨慨然以書譙傑長揖

而去傑亦無以害也其天資疾惡勇於爲義類如此元履
兩以鄉舉試禮部不第福建路安撫使汪公應辰知建州
陳公正同知其賢相與論薦復爲時相所尼不得召居數
歲詔舉遺逸轉運判官芮公曄率其僚與帥若守六人者
以鄉人所狀行義聞有旨特徵之時宰相陳公俊卿實當
國也元履辭旣不獲乾道四年十二月用布衣入見條當
世之務首論修德爲立政之本繼以正人心養士氣爲言
以謂恢復之道要必以是數者爲先上獎歎開納勞問移
晷翼日詔賜同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守太學錄異時學
官多養望自高不與諸生接亦不復省學事元履就職則

日進諸生而誨語之視其屋有弊壞弗支者亟請於朝而
葺之其春釋奠於先聖職當分獻先賢之從祀者則先事
白宰相王安石父子以邪說亂天下不當祠而河南程氏
兄弟唱明絕學以訓方來其功爲大請論奏屏去王安石
父子而追爵程氏列於從祀爲允它日又白太學之教豈
當專以浮言取人宜隆德行尚經術其次猶當使之通習
世務以備官使皆不聽元履念上恩厚言雖不見用未忍
去也於是時事有係安危治亂之幾而自宰相以下無敢
救正指陳者懷不自己每抗疏力言之至於三四不報則
移疾杜門以書切責宰相宰相病之遂因元履之請予告

使歸既行則罷爲台州州學教授五年六月也元履歸而喟然曰幸得遇聖主學力未至無以感悟効報萬一當益自勉而已舊榜其書室曰長齋至是日處其閒細繹舊學將求其所未至士子有從之游者亦不之拒而元履病矣病且革顧念君親處理家事無一語謬其母游氏視之不巾不見也戒其子母以僧巫俗禮免我招其友朱君熹至則盡以終事爲託以九年閏月壬戌沒於正寢年五十八娶劉氏同郡徵士勉之兄女先十九年卒再娶虞氏子男二人孝伯長國學進士孝聞尚幼所爲文章及論議合數十卷藏於家嗟乎習俗之弊久矣惟一己之便利是圖而

其它有不遑卹也若元履平日制行以急病讓夷爲心一旦起布衣有列於朝則無隱君父言衆人之所不敢言其比於區區自謀者相去豈止十百而已哉而世或以近名譽之抑昌黎韓子所謂怠與忌者非邪雖然使元履而天假之年益充其所志以進其所願學則其所成就發見又豈止於是而已邪予是以歎惜而書之淳熙元年五月戊申廣漢張某述

附錄

像贊

宋朱熹

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義利之判至於可以析

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切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乞乞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旣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祭文

宋朱熹

嗚呼敬夫遽棄予而死也耶我昔求道未獲其友蔽莫予開吝莫予剖蓋自從公而觀于大業之規模察彼羣言之紛糾于是相與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勵以死守也丙戌之冬風雪南山解袂櫛州今十五年予試畿輔公翔禁省公

牧於南我遁巖嶺顯晦殊跡心莫與同書疏懇惻鬼神可通公尹江陵我官廬嶽驛騎相望音問愈數去臘之窮有來自西告我公疾手書在攜我觀於時神理或僭是疾雖微已足深念亟遺問訊閱月而歸叩函發書歎吒歔歔時友曾子實同我憂揮涕請行誼不忍留曾行未幾公訃果至張侯適來相向反袂嗚呼敬夫竟棄予而死也耶惟公家傳忠孝學造精微外爲軍民之所屬望內爲學者之所依歸治民以寬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裏輝映自我觀之非惟干駕之弗反蓋未必終日言而可盡也矧聞公喪痛徹心膂緘詞寄哀不遑他語顧聞公之臨疾手遺疏以納

忠名賓佐而與訣委符節而告終蓋所謂得正而斃者又
凜乎其有史魚之風此猶足以爲吾道而增氣抑又可以
上悟于宸聰又聞公于此時屬其弟以語予用斯文以爲
寄意懇懇而無餘顧何德以堪之敢不竭其庸虛并矢詞
以爲報尚精爽其鑒茲嗚呼哀哉

又

維淳熙七年歲次庚子六月癸未六日丁亥具位朱某竊
聞故友敬夫張兄右文修撰大葬有期謹遣清酌時羞奠
于楸前南望拜哭起而言曰嗚呼自孔孟之云遠聖學絕
而莫繼得周翁與程子道乃抗而不墜然微言之輟響今

未及乎百歲士各私其所聞己不勝其乖異嗟惟我之與
兄胞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
之所是而兄以爲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
所共鄉而終悟其偏亦有蚤所同擠而晚得其味蓋繳紛
往反者幾十餘年未有同歸而一致由是上而天道之微
遠而聖言之秘近則進修之方大則行藏之義以兄之明
固已洞然而無遺若我之愚亦幸竊窺其一二然兄喬木
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稍狹而迂滯
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
之來裔蓋雖隱顯之或殊實則交須而共濟不惟相知之

甚審抑亦自靖而無媿嗚呼孰謂乃使兄終在外以違其
心予亦見縻于斯而所願將不遂也政使得開以就其書
是亦任左肱而失右臂也傷哉吾道之窮予復何心於此
世也惟修身補過以畢餘年庶有以見兄于地下也聞兄
之葬而不得臨獨南望長號以寄此酌也惟兄憐而鑒之
尚陰有以輔予之志也嗚呼哀哉

重修張南軒先生祠堂記

人之生有此心則有此知堯舜之聖此心此知也夫婦之
愚無以異於堯舜以天而不以人則明以人而不以天則
昏夫尊賢而賤不肖好善而惡惡此人之本心與生俱生

天理之自然也比小人媿君子趨惡而違善此習之而不
知人欲之使然也何以言之匹夫信義行于里閭蓋有盜
賊斂干戈而過其閭者烈婦殺然而不可奪世俗固有立
祠宇以奉之者是孰使之天實爲之人心之良知也降周
訖孔至孟氏而道統不傳天理幾泯人心日晦由帝而下
上下之閒莫有任此責者至於我宋尊道重德已見於制
平肇造之初人心之善芽蘖此時其後濂溪二程先生出
而發聖賢之秘孟氏始得其傳道統於是乎有宗中興以
來文公朱先生以身任道開明人心南軒先生張氏文公
所敬二先生相與發明以續周程之學於是道學之升如

日之升如江漢之沛婦人孺子聞先生之名皆知其賢譬
之景星麟鳳不以爲瑞者妄人也凡講習之地皆有祠宇
崇尚嚴潔足以啓人之敬仰百世之間儒風彬彬豈無自
而然獨金陵天禧之側有屋六七楹曰南軒實先生講習
之地想其朝夕思維參前倚衡天地之運化聖賢之傳授
父子講求乎尊君救時之策朋友發揮乎垂世立教之序
闢百聖而不違通萬世以無媿是軒也豈容使之荒蕪而
不治惜乎歲久希重道之士日就傾圯甚而春時爲游宴
之所杲昨贅江淮幕猶扃閉空閭未至若今之狼藉心竊
念之告之長而莫我聽近冒闖事欲因舊而增新之比至

殆不可舉目于是命工治葺內外整齊繪先生之像于中
使承學之士載瞻祠宇尚想道誼人亡道在如將見之興
起良知有躍然不自己者嗚呼閭有當式者墓有當拜者
此軒之當新庸非守邦者之責尚冀來者之不忘也繫之
辭曰孟氏日遠吾道日昏道之明昏儒之疵醇學焉而疵
韓董楊荀自時厥後疵亦靡聞我宋立極曰義與仁教風
德雨太和薰篤生鉅儒濂溪二程文公宣公道鳴中興
伊昔宣公講學斯軒南軒之名與道俱尊奚未百年棟宇
推傾今我來斯載瞻載嘖亟命匠氏斬然一新有隆斯堂
鏘鏘其門像圖維肖奠安妥神遂使先師不窘暑寒牢體

時荐觴豆序陳豈軒之新軒存敬存礪石琢詞以告後人
淳祐三年七月丙子後學杜杲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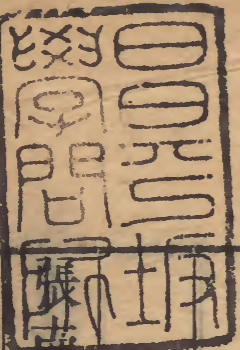
嚴州三先生祠記

君子之相天下必本於學所謂學者何哉惟精惟一伊傅
周召聞諸堯舜而以相乎殷周者是也慨自世教衰士有
如管仲者出挾其小器以規利於諸侯諸侯之相適無知
學者而仲因得以行其志由是士大夫慕焉其世愈下其
名愈聞權謀功利之習遂以深錮不復知有學而獨一二
不得位之君子相與探精一之旨於殘編斷簡之間以淑
其身以教諸人而論者因以理學歸之蓋其說公矣然其

後也遂以是學爲不得位者之私物而相天下者專以業
稱則又豈知學之與業名雖殊而實則一使業本於學則
業卽學也使業不本於學則業亦非也而顧析而二之其
無乃惑歟由漢至於宋稱名相者今可數矣然以予言之
若文正范公者非諸人所能望也何也中庸一書堯舜孔
子所以曠百世相授受者也當其未經程氏之表章而公
則首舉以告橫渠張子至其體諸身者言必本於仁義志
每有乎先憂凡有所爲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
則不敢必非有見於精真之旨能之乎然則公相業之隆
本於學者也非諸人所能望也顧在作宋史者旣不知推

本公之學而世亦習其說而未之思故有舉程氏朱氏以
及其徒若南軒張宣公東萊呂成公稱之曰理學則相與
信之如舉文正公以列於理學之林未有不疑者也蓋學
與業其義鬱而不明久矣文正公在明道中以司諫貶知
嚴州後乾道初宣公以直秘閣起知嚴州事而時成公實
為郡博士至今徵文獻者宗之然獨文正有祠未有合宣
公成公而祀焉者也嘉靖己未文正公聞孫學憲君行部
主嚴有事祠下既屬韓守叔陽葺除其頽漏喟然曰我文
正公非徒以相業稱者也遂奉公主居中左宣右成畧其
位而題之曰三先生祠來請予記予幼有志於學竊嘗討

論而識其大端因為發文正公之學以見其同於成公宣
公而得並稱先生者如此使韓守刻諸石用告夫敦學者
焉學憲君名惟一辛丑進士韓丁未進士
賜進士及第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大師吏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知制誥華亭徐階記



張南軒文集卷之七終

長河年集

七

正直堂

